

中国的神话故事对日本小说 《竹取物语》的影响

李天送

“物语文学”是日本古代文学的一种体裁。“物语”指的是用汉字、日本假名混合写成的传说、故事、传奇之类的小说。它出现于假名文字之后,其根源是民间的口传文学。

“物语文学”产生于日本的平安时期。古代中日政治、文化的交往始于七世纪。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随着交流大量地传进了日本。在这一时期,日本仿效中国,实行律令制(始于大化革新,645年)。在文化方面,形成了所谓的“唐风文化”。从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在继续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日本的学者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极强的融合能力,创造了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学。从此,这种文体的文学逐渐取代了汉文文体的文学,克服了文字与语言长期不协调的矛盾,为“物语文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物语小说——《竹取物语》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竹取物语》的作者已难考知。一般认为,它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是经过历代民间艺人和专业作家的不断改造而完善的。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1008年?)的作者——紫式部称之为物语文学的鼻祖。这是对它摆脱汉文文体的模式影响,开创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这一功绩所给予的评价,肯定了它在日本文学史上的位置。而《源氏物语》本身,则是这一体裁的继承和发展。

“竹取”即伐竹之意。该小说由化生、求婚难题和升天三大部分构成。说的是伐竹老翁在竹心里拾到一个约三寸长的小女孩,便把她盛在竹篮里抚养。三个月后,这小女孩便长成姿容艳美的女郎。因为她使老翁的陋屋充满光辉,连夜间也光辉焕发,便取名为“辉夜姬”。老翁自从拾到辉夜姬后,每次上山伐竹,都拾到许多黄金,不久就成了富翁。辉夜姬长大后,许多男子前来求婚,其中以石作皇子、车持皇子、阿部御主人、大伴御行和石上麻吕五人最为迫切。辉夜姬便出了五道难题,要他们分别去寻找五件宝物。五个求婚者为表示诚意,或冒险求宝,或耍弄花招,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天皇凭藉权势,也想染指,但也未成功。最后,在一个中秋的夜晚,辉夜姬留下不死之药,身着羽衣升天,回归月宫。

这部充满浪漫传奇色彩的小说,以天界仙女的光洁无瑕与现实社会中凡夫俗子的平庸丑恶相比,描写了贵族阶层的虚伪无知,刻划了一个纯洁少女的智慧和美好生活的憧憬。而这篇小说不管在构思或在情节的展开方面,无不受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神话传说的影响。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试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对《竹取物语》所产生的影响。

—— 仙女下凡,在人间社会的某一舞台演出一场场悲剧或喜剧,然后升回天

界，这是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常用手法。下面以收录于《太平广记》中有美仙女的故事为例，看《竹取物语》在这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在描写手法上的相同之处。

《太平广记》卷六十二《杜兰香》中记述这么一段故事：有渔父在湘江洞庭之岸拾得一个三岁女子，养至十余岁时，天人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同书卷六十三《黄观福》也有这样的一段故事：雅州百丈县民之女黄观福幼不茹荤血，不嗜五谷。一日天上下来三人，携其而去。临行前对其父母说：“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天上，无至忧念也”等等，都是天界仙女带罪谪居人世，在人间度过数载后，复归天界。

以三寸小人的形式降生于人世的辉夜姬也是如此。前来接她回月宫的仙人对伐竹翁说，她本是月亮上的仙女，“由于犯了点罪，所以暂时叫她寄身于你这下贱的地方。现在她的罪已消除，我来迎接她回去。”②辉夜姬降生人世的原因与中国古代神话故事有关这方面的描写是相似的。

中国的神话故事多受道教影响。在道家看来，世俗社会是肮脏的地方，只有天界才是圣洁的。描写汉武帝求仙的小说《汉武帝内传》中，仙人西王母闻武帝求仙心切，便“发阊宫，暂舍尘浊”，向汉武帝传授神仙道术。当西王母和上元夫人对武帝论服食长生、神书仙术之后，武帝下席叩头说：“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太平广记·真诰》中也有“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上述的“尘浊”和“臭浊”同指人间。道家的这种思想，在《竹取物语》中也有所反映。来接辉夜姬的天人对她说：“来！……不要只管住在这种污秽的地方了！”因为辉夜姬久居人间，吃了人间的东西，所以升天之前，天人拿来一壶不死之灵药，说道，你“吃了许多地上秽物，心情定然不快，吃了这药可以解除。”

也许是这种“厌离秽土”思想的影响，《竹取物语》在天人来接辉夜姬一段中有这样的描写，“天上的人乘云下降，离地五尺光景，排列在空中。”“但见离地五尺排列在空中的人们，相貌和服装非常美丽，令人吃惊，”仙人降临人间时悬空而立，与地面保持一段距离，大概是为免沾人间的污秽吧。这类描写，在中国的神话志怪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太平广记·赵旭》在描写赵旭见到上界仙女降临的情景中，有“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空中……。”《太平广记·边洞玄》中，女道士边洞玄修道四十年，终于成仙的故事中有这样的描写，“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丈尺，与诸弟子及法僧等辞诀。”

为渲染神仙的宝相庄严、法力无边，神话作者笔下的仙人来去总是腾云驾雾，所到之处光耀庭宇。如《汉武帝内传》是这样描述西王母降临人世间的，“至二唱之后，忽天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间。须臾转近，闻云间有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光耀庭宇。”《太平广记·薛玄同》中，上界仙人降临薛玄同家时，四周“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同书《王妙想》中所描写仙人降临时的情景，也是“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燁乱眼，不可相视。”《竹取物语》也是以同样的手法来描写八月十五的夜晚天人来接辉夜姬的情景，“忽然竹取翁家的四周发出光辉，比白昼更亮。这光辉比满月的光要亮十

倍，照得人们的毛孔都看得清楚。”

显然，《竹取物语》的化生和升天部分的艺术构思和情节结构与中国古代神话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简直如出一辙。在比喻的手法方面，有些也是极为相似。如在比喻仙人降临时周围光亮无比时，《太平广记·王妙想》是用“有如十日之明”来比喻。《竹取物语》则用光辉比“满月的光要亮十倍”来比喻。

至于夜辉姬升天回月宫，从形式到内容，更是与我国民间流传的姮娥奔月的故事有相通之处。《淮南子·览冥训》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马王堆西汉古墓所出土的帛画也有姮娥奔月的图案。可见姮娥奔月的故事在汉时已盛传。这些神话故事随着记载它们的典籍传入日本后，为当时的日本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日本学者藤冈作太郎氏将《竹取物语》与《汉武帝内传》进行对照比较之后，在其著作《国文学全史（平安朝篇）》一书中指出，《竹取物语》是《汉武帝内传》的“翻案”作。所谓“翻案”小说，是日本古代小说的一种类型。这类小说以中国的文学作品为原型，取其主题、情节、人物和故事，换上日本名称，稍加改头换面，重新组织成篇。《竹取物语》中不少有关神仙的描写，与《汉武帝内传》中有关这方面的描写很相似。但是，从整个故事情节来看，很难断定它是以《汉武帝内传》为蓝本而创作的。正如研究《竹取物语》的益田胜实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天仙犯罪而谪居人间，刑期满后，复归天界，由于食了人间烟火，升天时须净化体内等，这些无疑都是《竹取物语》的作者从中国学来的。但它不是中国某一部小说的翻案作。”（《从口头传说到物语的发展》，载《国文学》日本学灯社。一九八五年七月刊）它是在广泛吸收中国古代传说故事之基础上创作的。这种看法也许更切合实际情况。

二 组成《竹取物语》第二部分的“求婚难题”中，辉夜姬向五名求婚者提出五道难题，要他们分别去寻觅天竺如来佛的石钵、蓬莱的玉枝、唐土的火鼠裘、龙首的五色玉和燕子的子安贝。这五样宝物中，除燕子的子安贝外，其它四种均取材于中国的传说故事。

居五难题之首的如来佛的石钵，来源于佛教传说。玄奘撰的《大唐西域记》有这样的记载：如来成正果后，四天王“奉持石钵，紺青映彻，重以进献……”如来将四石钵按为一钵。

有关如来的石钵，一般认为，“其色青紺光耀”，（《水经注》）是一种光华盈目的宝物。色彩是真品和赝品的区别所在。当石作皇子奉上在某山寺盗来的宾头庐（十六罗汉之一）前面的那被烟熏黑的钵时，辉夜姬看那钵“连萤火那样的光也没有，”于是断定那是假的，便不理睬他了。有关如来的石钵的记载是零碎的，但是，《竹取物语》能将这些零碎的记载串在一起，这说明作者熟知这些典故，就连佛钵的光彩之类的细节也了如指掌，所以才会如此融汇贯通，组织成一段完整的情节。

难题之二是让车持皇子找来蓬莱的珠枝。

蓬莱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东海上的仙境。《列子》中有关于蓬莱的记述：“……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所谓蓬莱珠枝，指的就是

“珠玑之树”的枝。车持皇子编造去找“蓬莱珠枝”时旅途上的惊险时说到，船在海上漂泊了五百天，忽然望见海中远处有座山，从船上望去，只见“这座山浮在海上，很大，很高，形状非常美丽。”有关蓬莱山是漂浮于海上一说，《列子·汤问》中有记述：蓬莱山“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作者自如地运用了有关蓬莱山的传说。

难题之三是要右大臣阿部御主人找来唐土的火鼠裘。火鼠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将其毛皮制衣袍后，若有污染，投入火中，烧之即洁。编撰于九三一年——一九三八年间的日本最早的汉和字典——《和名类聚钞》中有如下记载：“神异记云，火鼠取其毛织为布，若污以火烧之更令清洁。”可见有关火鼠的传说早在公元九三一年前就已传入日本，作者只是利用这一传说编成故事罢了。

难题之四是要大伴御行大纳言取来龙头上的珠子。龙头上的宝珠，《庄子·杂篇》列御寇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意思是珍贵的宝珠在潜居于深渊的黑龙颌下。由此可见，以上四道难题是在中国古代神话和佛教故事的基础上加工组织而成的。

当然，《竹取物语》不是一味地引用和吸收中国的传说故事的。它在借鉴中国传说故事的同时，还注意将这些传说与日本广为流传的传说结合起来，创造出合乎日本人感情的故事。难题之五的“燕子的子安贝”一故事就是一例。子安贝是日本传说中的生命和生育的护符。妇女分娩时，手握子安贝，就能平安生下美丽聪明的孩子。燕子具有神秘的生命力，在古代中国有称为“燕谋”的一种祭神求子的仪式。因为燕子感于阳气生卵，所以这种仪式于燕子飞来的春分这天举行。所谓的子安贝，实际上是一种海边到处可拾到的贝壳。但作者将日本传说中的子安贝和中国传说中的燕子的生育力融合起来，编出了一种“燕子窝里的子安贝”，这就更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情趣，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故事的尾声，辉夜姬在八月十五日的夜晚留下不死之药升天而去。这情节是羿妻嫦娥奔月这一故事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嫦娥饮下不死之药升天，而辉夜姬是留下不死之药升天而去。而且，《竹取物语》的不死之药具有净化体内之功能。在这里，作者又巧妙地把手留下的不死之药与富士山的传说联系起来：当天皇在骏河国的山顶烧这些不死之药时，美丽的轻烟在云中袅袅而上，这就是“不死山”——富士山一名的来源（“富士”一词日语读音与“不死”相近）。富士山是座火山，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她是一座神圣的山，是日本的象征。有关这座山名字的来源，历来有不少传说。作者将富士山喷火与烧不死之药的烟联系起来，这无疑是在富士山的许多美丽的传说中又增添了新的故事。这是借鉴和创造相结合的又一例。

日本学者野口元大氏称赞这一故事的作者“对大海彼岸（指中国）的新文明倾注以热烈憧憬的眼光。”（《从传承到文学的飞跃》）由于作者熟悉汉籍典故，又善于将中日两国的传说故事融为一体，才能使《竹取物语》有无限的生命力，才能流传至今。

三 七十年代初，当时还是学生的百田弥荣子氏在收集资料时，无意中发现流传于中国四川省西部、长江上游金沙江畔的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十分相似。斑竹姑娘也是生自竹中，转眼间长大成人。长大后，她对五个求婚者出

了五道难题。难题的内容、求婚者的欺骗手法，以及最终结局，都与《竹取物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一发现引起了百田弥荣子氏的极大兴趣。她将《斑竹姑娘》译成日文，进行深入比较，归纳出一份两故事的对照比较表。现将该表摘要引用如下，以资参考^③：

竹 取 物 语		斑 竹 姑 娘
求 婚 者 1		
难题内容	取来菩萨的石钵。	取来打不破的金钟。
到手的东西	在大和国某山寺里偷来被烟熏黑的石钵。	偷来深山庙里的铜钟镀上一层金。
骗局被揭穿后	羞得逃走。	羞得逃去。
求 婚 者 2		
难题内容	蓬莱山上白银为根，黄金为干，白玉为实的树枝一枝。	取来一株打不碎的玉枝。
伪造过程	召聘六名首屈一指的锻冶工匠，投入巨资让他们制作。	雇手艺高超的汉人工匠，投入巨资，让他们制作。
事情的败露	工匠们因得不到赏钱而来讨。	工匠们前来责备他不付工钱的行为。
求 婚 者 3		
难题内容	找来大唐的火鼠皮裘。	找来烧不烂的火鼠皮袍。
骗局的破绽	抛入火中一烧，转眼间把皮袍烧为灰烬。	投入火中一烧，皮袍烧成了灰烬。
结 局	失色而归。	沮丧之至地回去。
求 婚 者 4		
难题内容	取来龙头上的五色珠。	取来龙颌下的分水珠。
努力过程	把财物、粮食分给家臣们，让他们去找。 家臣们拿了钱后躲起来。 自己乘船去找，遇到狂风。	把金银分给家丁们，派他们去找。 家丁们拿了钱后，溜到很远的地方。 自己乘船出海，遇到大风。
求 婚 者 5		
难题内容	燕子窝里的子安贝。	燕子窝里的金蛋。
结 局	从屋梁上摔下来，断了气。	倒栽葱摔下来，死了。

不少人按这研究结果继续探索。被译成日文的《斑竹姑娘》，作为附录收进野口元大氏校注的《竹取物语》（《新潮日本古典小说汇编》一九七九年）一书内。探明两故事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成了研究《竹取物语》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少日本学者希望通过对《斑竹姑娘》的研究，能在中国藏族地区找到《竹取物语》的发祥地，使这

一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而始终苦无定论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但是，由于两故事中不少细节过于相似，使这些热心的寻“根”者们不得不踌躇深思。不断有人提出疑问。其中，片桐洋一氏提出，《斑竹姑娘》中胆小好吹牛的少年“……去取龙颌下的宝珠，他乘船出发，结果遇到暴风，漂泊到南海孤岛。对于与大海远远隔绝的藏民族，能自然涌现出这样的构思吗？”（《国文学》日本学灯社。一九七七年九月刊）该学者对《斑竹姑娘》的可靠性提出怀疑。不少学者附和这一观点。

《斑竹姑娘》是田海燕同志编的民间故事集《金玉凤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中的一个故事。该书是作者于一九五四年在四川阿坝地区收集资料整理出版的。作者在该书中说，他收集的方式是当地人讲，他作笔记。可见，该故事集收集于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

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在被整理成文字资料之前，在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往往会不断地被传播者增添新的内容。它的情节、人物关系和思想内容，都会打上历代人们加上的生活印记。《斑竹姑娘》在其口头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揉进新的故事。故事中有关大海的构思，可以认为，是在流传过程中新增加的部分。与大海远远隔绝的藏民族在过去也许没见过大海，但世代居住波涛汹涌的金沙江畔的阿坝藏族人民，是不难接受从海边传入的有关大海的故事的。仅凭与大海远远隔绝，不可能自然地涌现出有关海的构思一点，就否定整个故事的可靠性，这是不妥当的。虽然，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变异，但是，其基于一般都还保留原样。阿坝地区地处偏僻地区，这就意味受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少。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前。所以，这里的民间故事产生变异的部分也相对较少。这也就使这些故事更接近原型。

至于两故事情节如此相似，是由于偶然的巧合，或是有什么相互影响关系这一问题，是复杂的，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目前尚无资料证明两故事间的影响关系。最近，有些日本学者认为，《斑竹姑娘》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旅行者将《竹取物语》传入这一地区，受这一影响而产生的。产生这一说法，大概是由于《斑竹姑娘》的成书时间比《竹取物语》晚一千多年，根据这一时间差异去推测的吧。但是，在尚未搞清《斑竹姑娘》最早流传的年代时，下这样的结论未免有过于匆忙之嫌。

《竹取物语》流传至今已近千年了。一部显然取材于异国题材的作品能流传千年而不衰，说明这部作品的作者不仅善于吸收异国文学作品的精华，也善于按本国的风土人情、生活和艺术习惯加以提炼，使它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完美，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创造的又一范例。

注，

① 参阅《源氏物语·赛画》紫式部著，丰子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② 本文中有关《竹取物语》的内容，均引自丰子恺的译本，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落洼物语》一书内。

③ 见《从传承到文学的飞跃》野口元大著，斯英琦译，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文在引用该表时略有更动。